

重訂四書說叢

重訂四書說叢卷十七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盡心章

高中玄云。盡如中庸盡其性之盡。謂滿此心之量。全盡其理而無遺也。性卽心之所具之理。盡心者。盡此而已。若不知何以能盡。故盡心必由於知性。然天乃性所從出。知性卽知天。卽此而在。非性之外。別有所謂天也。夫盡心固由於知性。然豈徒以知之而遂能盡乎。必是存其心。使無放逸。則性體斯在。養其性。使

之長裕。則心量可克。是卽所以事天也。蓋心性皆天。存之養之固。所以事也。至夫存之久而心純。養之熟而性定。反身而誠。樂天知命而不憂。是故夭壽不貳。惟脩身以俟命。而凡世之窮通禍福。舉無足以動其心。則命雖在天。實自我立。於生爲順。吾自爲之順。於死爲安。吾自爲之安。造化在我。天且弗違矣。非所以立命而何。學至立命。纔是盡性。盡性纔是盡心。而盡則由於知。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性卽心也。天卽性也。命卽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疑問云。盡心由於知性。知性卽自知天。此盡字。知字。是徹上徹。

下語初間一一理會是盡心知性。用功到盡頭處亦只是盡心知性。故愚說首節是泛論而着實下手處在存養二字。存養工夫又須做到盡頭處不可放手。故後二節喫緊俱下。個所以二字要知此三節總是一節。若說盡之方去存。知之方去養。知行既分爲二事而不貳本於知。脩身本於行。益支離破碎。此合一之理。恐非孟子立言之意也。答問云。一章只是盡其心者一句。只一句認得真的。則一章首尾貫徹迎刃更無難事。如中庸論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直至參天贊化。總是盡此性。而直窮到底也。古之善言

聖人者。惟曰天聰明之盡者也。心之聰明果能得到。心思既竭。神明自來。那時許大乾坤。俱作水晶宮闕。卽是說性說天。已是強爲區別。存之與養。知之與事。又豈不一齊俱到。最後立命一着。雖云神聖之所極難。只是歲久淡洽。我卽是天。天卽是我。不可更覓天人之間。天人已是兩忘。壽夭又復何有。輔氏云。知性而盡心者。譬如家主識盡一家所有之物。然後隨取隨有。隨用隨足。方盡得家主之職。知性而知天如家主既識得家中之物。則自然知此物是從何而來也。

管子測義云。章內心性天命四字。滾作一處。學者強分先後之形。猶可強分大小之量。斷不可。又云。子思盡性。而孟子則言盡心者何也。曰。盡心者。盡其渾淪無外之量。向大莫能載之道體說。盡性者。盡其精微無內之量。向小莫能破之道用說。心若盡到極處。便是浩浩其天。知化育之至誠。以之盡心。必起於性學。而其弊也。爲豁達空之頑禪。性若盡到極處。便是肫肫其仁。淵淵其淵。贊化育之至聖。以之盡性。必精於理學。而其弊也。爲廉纖路之名儒。及其歸元則一也。然則功有二乎。曰。功雖無二。而盡處則各有所指。

孟子認得性是至善之物有不善皆起於操存舍亡之心。心常操而不舍務使一疵不存便是盡盡性必從悟性善之本源來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子思則以天命爲性天命又從何來天卽無極太極之本心也。厥初寧有善惡性從心生雖以善繼而惡亦從此起矣故有剛柔善惡中之別必易惡以至中而性乃盡要之亦至於心無一疵而止矣。先正格言每有殊塗而同歸者此類是也。盡心盡性之幾微判於此。又云此章古今略有三說。朱子主於先知後行故其訓存心養性也在盡心知性之上其訓立命也在

事天之上。似乎輕視盡心知天境界矣。姚江以盡心知性爲生知安行之事。存心養性爲學知利行之事。脩身立命爲困知勉行之事。其照顧在盡心二字。而於立命似輕。盱江以盡心知性當頓悟門中事。存心養性當漸脩門中事。脩身立命當圓悟圓脩門中事。其照顧在立命二字。而於知天事天似混。亦各言其自得也已矣。○先知後行亦後儒推敲朱子之言。今照中玄疑問諸說通融之。朱說自長。

莫非命章

疑問補云。此承上文正說歿壽不貳。脩身以俟之事。



曰。歿曰壽。莫非命也。而有正命在。是宜脩身以順受者。故緊承說。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巖墻之下必死之地也。立乎其下。可謂順受其正乎。蓋死一也。盡道而死者。是爲正命。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此間辯得明白。則終其身。但知存心養性以事天。歿壽曾不得以忒其心。是所謂脩身以俟之者也是。所以立命也。朱子謂發末句未盡之旨。極當。疑問云。盡其道而死者。是何物。率性之謂道。卽存心養性。脩身以俟之是也。所謂順受。所謂立命也。補云。看得壽歿二字。明吉凶禍福。自可例見矣。

求則得之章

一說求之有道二句。一申說言求之縱有道矣而得自有命在。

萬物章

宋儒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萬物皆備之我。渾然天理卽仁體也。但人落後天中。多不識我與仁之原無二體。便是不能實有之。故曰反身曰反。亦後天之權詞也。若到誠處。仁也我也。卽欲分之而不得矣。人苟知仁與我之不容分。無論反身而樂者。求一合相不得。卽強恕而行者。謂求仁莫近焉可也。求我

莫近焉可也。卽謂之求誠莫近焉亦可也。對我而

言謂之物其實我與物不是兩件當其有我而萬物已備矣徐仲誠對陸子靜曰如鏡中觀花得之矣

我字與克已由己之己相似私則格萬物之我不可有也誠則備萬物之我不能無也然果露萬物皆備而目時是仁也不復名之爲我矣故聖賢皆曰無我

反身而誠如以水注冰盃中任其凝爲冰化爲水總是一物反身而誠猶曰觀我而備非着一毫力

語 洞學啓蒙云程子云孟子言萬物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以己合

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以此言之。須是此理實有。諸  
已。已不與理爲對方樂。旣不是有道可樂。亦不是道  
外別尋個樂來。今人言樂。却先有個興趣。引自己身  
心安頓在樂裏。便覺有快活意。如此却只是一時意  
氣。瀟灑到臨境。依舊發惱。瀟灑不已。增入豪邁。豪邁  
不已。增入放曠。放曠到無忌憚去。王心齋云。樂是  
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七情之樂。  
自心自解。不可以言語傳也。答問云。反求諸已。卽  
謂之恕。恕得快便。卽謂之仁。所謂已欲立而立人。已  
欲達而達人者。也。心未能公。則於恕必須強。故強之

與安少有差別而恕則原非有二也。洪覺山云：知恕之體則所強卽恕之流行，對反身而誠言謂之強耳。恕無強也。

管云：孟子止言萬物皆備，猶指坤元承天之神說。若從乾元統天之大身論，可曰萬物皆生於我，亦可曰萬物皆統於我，而孟子不敢言也。亦帶着孔子望道未見之懷在。

行之章

何人不行而暗如故也。若明而行之卽著矣。何日不習而理不解也。若習而解之卽察矣。故曰：百姓日用

而不知。聖人知之。而與民同其日用。行習卽是由。是不能不由。非是他能由也。若能由卽此是知了。尤西川云。可見知之篤實處。方謂之行。行之的確處。方謂之知。知行自是合一。

### 無耻章

耻者人羞惡之真心。人常常存養此心。不使决裂。久之自然耻無可耻。故人不可以無耻。

### 耻之章

人生只此不爲不欲之心。可以無不可爲。可以無不可至。故曰耻之於人大矣。不曾說耻之係於人大矣。

亦不必如注以失之則入於禽獸來配說爲機變之巧者說一爲字便是有意反真心而出之說一巧字正見與有所不爲之心相反無所用三字下得極妙人一失脚機械日用日熟久之反以爲天理人情之宜然卽有此心亦無處用得他着了人之耻不如人正是人用耻處無所用耻則不耻不若人矣何能若人之有注中前一說以不耻爲無耻似不如後說直捷。

賢王章

觀何獨不然四字意思倒在賢士邊孟子蓋爲戰國

妾婦之後發也。語氣至此一頓，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只作遞語以發下文。言賢士果能如此，則人君且不可得而臣，而况得而賤之乎。言外便見今之人君不能好善而忘勢者，亦由今之士不能樂道而忘人之勢耳。所謂周士之貴，士自貴也；秦士之賤，士自賤也。此與藐大人章同意。言兩古者亦見，今之不然耳。

宋句踐章

德義本是一物而別名。在窮則爲義，在達則爲道。猶論語以志屬隱居，以道屬行義耳。疑問云古之人



節正古人之所以囂囂處引此見古來自得無欲者類如此非是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也 困學紀聞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爲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未嘗不治平者舜周公是也文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見於世如入孝出弟守先王之道以俟後之學者之類皆是 鄒東廓云獨善兼善人當識取善字本體獨時善不曾滅

兼時善不曾增。故陋巷簞瓢與平水土樹稼穡同道。

待文王章

待文王無文王不必以時言。即使豪傑生文王之世亦不必師文王。何也。從人問渡者便是凡民。不是豪傑。顏淵曰。回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如此。方是豪傑。

附之以章

曰。附亦有原。非其有而驟來。益上之意。自視欲然。只是猶夫平日便是。若知有韓魏之家而視欲然。則有意薄之與有意艷之。究竟亦是一流人耳。何過人之

有

佚道章

使民殺民出於自爲皆人欲也。出於不得已皆天理也。上下相與往來於天理之中安得有怨。疑問云播穀乘屋是民事不可云使。使民者脩城池葺武備之類是也。

伯者章

朱子云自王者之民以下至天地同流皆說王者功用如此。殺之以下總是寫其景象有說以過化節深一層看者非是。大全朱子云過不必爲經行之

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之過。又云。纔霑着便化。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又云。所存者神。是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故謂之神。疑問云。此神化是虛字。眼。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此所過者化之說也。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此所存者神之說也。然過化處卽是神。神存處卽是化。又非二物不可作德業分解。與天地參。還當不得上下與天地同流。到此田地剛柔健順風雨露雷莫非是箇王者。所謂天

地山河都成金色世界。直是渾作一片。故曰同流。  
朱子云。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  
是逐片逐些子補綴。一說所過者化。以所存者神  
也。論理果是如此。但本旨鋪敘之旨不然。管云。  
利之而不庸。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固其所矣。殺則  
黃帝斬蚩尤以後事也。上古神武不殺。卽堯舜誅四  
凶而天下咸服。曷貴焉。曰王者原無一毫殺心。特因  
生民之殺。運至而後起殺。猶不殺也。上帝豈有殺心  
哉。然雷霆擊物之威。不必羲皇之前。無有也。唯後王  
殺人而致人怨。則以未達天德故耳。故語皇風之傳。

皞者。但言生人而人忘其所以生。未爲神化。必言殺人而人忘其所以殺。方見其神化耳。

### 仁言章

仁言句不重。如詩之興體。與善政句耳。如作文要縮結。止可曰仁聲之所從出者安在。政在善政善教耳。而政教故自有淺深也。如此說方不犯手。善政不可說壞。但以善教形之。而覺其淺耳。

### 人之所以不學章

仁義性也。愛親敬長。則性之見於情者。所謂則可以爲善矣。是也。今人語之以仁義。輒驚天動地。而不敢

當。不知人人有不學而能之良能。人人有不慮而知之良知。孩提稍長無不然者。卽此孩提無不知愛之親親。稍長無不知敬之敬長。卽是驚天動地所不敢當之仁義也。無他以孩提之愛達之天下。卽是合愛以稍長之敬達之天下。卽是合敬。愛敬未嘗減分毫仁義亦未得增毫末。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可見天下無一人不仁義者。而又何疑於性善乎。此達字與達之於所愛。達之於所爲。達字不同。只是充滿其分量。便是達舊說作達之天下無不同。則二無不意已盡。故從今說。

深山章

總○是○狀○舜○之○心○境○字○面○不○得○過○泥○疑○問○補○云○要○見  
舜○與○木○石○居○與○鹿○豕○游○而○無○異○深○山○野○人○之○時○其○沛  
然○若○江○河○之○決○者○已○存○及○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  
江○河○莫○能○禦○之○時○所○以○與○木○石○居○與○鹿○豕○游○者○如○故  
此○聖○心○常○寂○而○常○通○常○應○而○常○定○所○以○能○立○極○於○萬  
世○疑○問○云○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正○此○章  
之○意○此○章○語○氣○與○吾○與○回○言○終○日○章○絕○相○類○俱○是  
一○往○一○來○反○覆○贊○美○之○詞○



無爲章

人不當爲不當欲者。初念最明白。其姑爲之欲之者。第二念耳。若當下掃除。不落第二念。心體上光潔精明。卽有克治工夫。亦無處用。故曰如此而已矣。孟子自信得過。故決然言之。不必以義強填入內。當知此亦是知善端而能擴充者。言若常人之心起念多。不清楚。如何任他硬做。

德慧章

漢疏云。痰疾人之有小疾。常露在身不去者。如孤臣不得於其君。孽子不得於其親。是痰疾也。故能秉心。

常危。慮患常深。以勉力於爲道德。故能顯達也。疑問云。德慧者。德性之靈慧。術知者。心術之智巧。皆人所自有者。但不磨練。則不出耳。德無慧。則知經而不知權術。無智。則可常而不可變。離德之慧。又小慧。而非大慧。離術之智。又私智。而非正智。惟德慧術智。乃爲聖賢豪傑作用。

事君人章

訂釋云。大臣之格。大約有此四等。容悅亦非邪佞小人。乃具臣中之急於得君者。但不能循大臣以道事君之度耳。安社稷。正子產。寧武之屬。天民則伊呂是

也。大人二字。從乾元二五利見中來。與天地合其德者也。然曰正已物正。猶從現在事業上見及其至也。尚可以正萬世之不正。而功用自成於不見不動無爲中。原旨云。天民可行而行。有所不爲。大人已正物正。無所不可。一菴語錄云。天民於時勢可能處。便可做。否則兀守。不能施轉移之功。只是獨了漢大人正其所大之已。滿宇宙都擔在自己身上。爾綸輔相。不論時勢必爲之。輔氏云。天民猶有意。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的意思。在是也。大人如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

明方足以當之。初問云、正已如何便能物正。其道德流注精神風采彪炳發揚能使天下聞見之者動則變變則化。上能格君下能易俗不識不知轉移世道非至誠之德不足以與此。張南軒云、大人正已正已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狹矣。

### 三樂章

尤西川云、王天下不是有天下。有天下不過是有位。王天下者是位在。而道亦在也。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道大行。君子亦樂之者。但不在此三樂。

之中耳。故曰不與存焉。猶云不在其數也。此等書須識孟子內重則外自輕學問非以王天下爲細而弁髦之也。弁髦天下便是巢許矣。開口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未復結此一句。慨然體味。口角間真有翱翔千仞之意。

### 廣土章

牛春字云此章緊要。只在仁義禮智根於心一句。又云此章承上章而言。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者何也。以王天下之樂。無與於性分故也。故由廣土衆民。推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便是王天

下也。樂之猶言豈不樂之也。所性不存則真樂不存矣。總是一意。非上言不樂而此復言樂之也。卽說樂之亦不礙。文勢如此耳。袁七澤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堯舜之業也。而以論之於性則纖雲之於大虛也。微塵之於五嶽也。世人駭時雍風動之迹而不究堯舜廣大之心。是見纖雲而不見大虛。見微塵而不見五嶽也。此莊生謂之井蛙與。又云治平事業俱從第一念做出。與天命之性不相聯續。蓋性者離念者也。故曰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二節。總是一節。性卽分也。分卽仁義禮智也。朱子云仁

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刻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本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睜然便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聶雙江云。根字極有力。心卽性。性卽心。渾成一片。不須更離。故曰根於心。袁七澤云。味根字。則知其餘總是枝葉。惟根於心。所以曰分定也。曰分卽前章有物有則之則也。以此章合孟子之言。性善的是通極於天命之性之原者。

養老章

五畝三段。是量言養老之政。非實謂文王之政也。下承言西伯所謂善養老者。亦不過如此。此之謂善養老也。所謂二字。卽指伯夷太公所稱來。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曰教曰導曰使。正其善養處。大意見王道因民而易行。

田疇章

戰國之民。狙詐殘忍。不仁甚矣。世主但知歸咎於民。而不知上之有以使之。此章精神重在使字上。民焉有不仁者乎。仁字不由教化來。生養既足。人自不失其本心。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自然之理也。教化



又後一層。

東山章

首二句形容孔子造詣之高。正以起下游於聖門者。難爲言句耳。次節卽承之曰。聖道之高妙如此。學聖者。欲驟而窺其淵源之自。朗徹之神。難矣。觀其波瀾。可以知其源頭之不可竭。觀其容光。可以知其照體之不可窮。此於不可測中。設爲可測。由其可見。以探其不可見。此權示方便之門。亦自述願學之實也。末節復體味而言之曰。雖然未易言也。學者必到一境。而後見一境。亦必成章於此境。而後可望達於彼境。

若在我未能成章。而妄思上達於孔境。縱有觀濶之術。容光之窺。亦自見其見。而非能見孔子耳。始終形容。至聖之高妙。而隱自露其私淑之意。非有見於集大成之所以然者。不能精切如此。聖人之道。顯微一貫。大小一致。濶與容光。便是全體所在。不是由濶以見水。由容光以見日月也。但學聖者。不得不由此以體悟之耳。管云。章卽斐然成章之章。達卽下學上達之達。狂有狂之章。狷有狷之章。中行有中行之章。皆須斐然有成。而後可進一步。士一達則賢。賢再達則聖。聖又上達則天。共有向上一步。而必各因其

章。愚謂顏子喟然章。孟子東山章。俱是贊歎聖道之妙。而二賢之力量造詣亦自和盤托出。

雞鳴章

朱子云。間是兩者相竝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鄒東原云。間字要體認親戚。莫作尋常看過。只是一念操舍之微。中間更無駐足處。譬如居庸關。進此則爲下華。悖此則夷狄矣。疑問云。幾與間字少別。幾是念頭初發。而所發念分作兩開處。則間字之。也要認得分曉。

揚子章

孟子之闢楊墨者屢矣。此獨兼言于墨者。楊墨之害道。易見于莫之害。道難知。玩此章之旨。似闢于莫意居多。袁七澤云。虛靈之地。不染一塵。亦不捨一法。故不見有一法可取。亦不見有一法可捨。若有所取。則有所捨矣。楊子取爲我。墨子取兼愛。而于莫執中。夫有取則有捨。有捨則其所廢者多矣。故孟子惡執一者。而訶其賊道。蓋謂之曰執。則所執非道。固賊道。卽所執全是道。亦賊道也。故佛家有我執法執之說。昔司馬溫公謂此心未有歸着。常念一中字。以爲得術。乃復爲中所繫縛。蓋信乎執之爲害大也。疑問。

云。楊子不會說是爲我。墨子不會說是兼愛。子莫不曾說是執中。此等字面皆孟子各就其立意名之。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亦非楊墨。妄如此。孟子亦就其所執推之。必至於此耳。刪正云。古之學爲己。仁者無所不愛。爲我兼愛。俱是聖人之道。取着便差矣。洞學啓蒙云。諸家亦俱是聖人學問裏。抽出一條路來。但提得一邊太重。所以有弊。朱子云。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文同而意異。蓋精一之餘。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其兼愛不敢爲。墨

瞿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曰三  
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  
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  
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又曰。聖人義精仁熟。  
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  
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  
未至理至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  
中者。果何形何狀。而可執也。始見愈執。而愈失矣。子  
莫是已。旣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  
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

子莫執中。不是執爲我。又加些愛人。執愛人。又加些爲我。乃是爲我不如楊氏之爲我。愛人時不如墨氏之愛人。自以爲中而不偏。不知才有執。便已不是。執中爲近之。是將抑故揚語。不可便說近道。疑

問云。譬之葛裘。一專裘。一專葛。一居裘葛之間。吾道則夏葛而冬裘也。刪正云。舉一廢百。不止爲我害仁。兼愛害義。楊子爲我。不但害仁。併其所謂義。亦不得其宜。而凡百所爲。皆偏在一邊矣。墨子亦然。子莫執中。亦不但害時中。并仁義亦害。一處有執。處處成非。今之闢異端者。自以爲衛道。而不知執着儒教。則

儒亦害道。慎之。

訂釋云。學者當知道術。除孔子時中外。又除素隱行怪外。其近於道者。只有楊墨子莫三種而已。外此便是功利詞章之學。楊子近於不顯篤恭之學。其弊也必至於天下無一損。軀狗國者。故無君。墨子近於萬物一體之學。其弊也必至於輕許人以死。而反遺其親。故無父。此二學者。後儒以佛老二氏當之大謬。佛氏得乾元之大以爲大。性學宗之。老氏得坤元之至以爲至。命學宗之。是孔子一貫之所在也。其徒之觴一濫。則必至於無父無君耳。又云子莫之學如何。曰



此學堯舜之道而失之者也。註謂執爲我兼愛之中。亦無是處。人心固各自有中。也。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蓋以惟精惟一之心。宰萬化而立極。此極亦不出於爲己爲人之間。而方所則惡乎執。子莫蓋有所窺於一致百慮之地。隨所見而起一心宗。與吾夫子立己立人之作用亦相近。惟精義入神之至詣。未得端的。故無權耳。

甘食章

病。只。在。一。甘。字。假。令。不。甘。而。饑。渴。自。饑。渴。飲。食。自。飲。食。亦。何。害。之。有。貧。賤。富。貴。其。大。者。也。凡。境。之。所。缺。情。

之○所○不○能○忍○皆○是○。○人○能○將○心○之○甘○處○盡○情○洗○滌○便○  
是○境○不○能○轉○的○人○寧○不○過○人○

柳下惠章

不○念○舊○惡○。○所○以○爲○清○之○聖○。○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爲○  
和○之○聖○。

有爲章

玩○此○章○人○須○是○有○銳○然○的○志○意○。○強○壯○的○力○量○。○耐○久○的○  
精○神○。○方○是○真○有○爲○漢○。○棄○井○猶○云○廢○井○。○無○用○之○井○也○。  
不○是○棄○其○井○之○說○。

三○說○學○貴○逢○源○。○水○貴○得○源○。○泉○者○水○之○源○也○。○掘○井○不○及○

四書章句  
泉終是無頭學問。究竟何益。

堯舜性之章

朱子云、性之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云。反之是先失差了。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又云、聖人之心。不曾有個起頭處。堯舜性之。合下便恁地去。初無個頭。到湯武有之。早是有頭了。但其起處甚微。初問云、堯舜以冰盤盛水也。水卽冰。冰卽水。無殼者也。湯武以水晶盛水也。雖內外一色。尚有殼存焉。堯舜無迹。湯武有迹。堯舜無渣滓。湯武有渣滓。堯舜無包裹。湯武有包裹。性之身之。此可爲喻。

三○之○字○不○可○指○定○一○件○方○妙○性○則○渾○身○是○性○身○則○  
渾○身○是○身○假○則○渾○身○是○假○矣○舊○說○持○作○仁○義○有○何○趣○  
味○

伊尹章

疑○問○云○要○認○志○字○明○白○伊○尹○一○生○之○志○只○欲○堯○舜○其○  
君○注○公○天○下○而○不○私○是○心○也○非○志○也○說○不○着○味○則○  
可○二○字○正○見○處○變○不○得○已○之○意○而○非○正○法○也○孟○子○此○  
二○語○真○足○寒○奸○雄○之○心○

素餐章

管○云○古○人○不○仕○卽○耕○故○孔○門○除○周○流○之○弟○子○外○多○躬○

耕者戰國之多傳食遊士。非古也。公孫丑之問意良古。用之是用其道。非用其身也。其子弟之孝弟忠信亦當歸其福於君上。

士何事章

管云此問與上章相通而各意有在。丑正問君子何以異於素餐之遊士。塾直認遊說之士爲士而疑其何所事事也。孟子則反遊士之所尚而答之。殺無辜取非其有。正遊士之常習。孟子反之。言遊說中原無士。士尚自有在也。疑問云尚志曰仁義而已矣。不是說士志於仁義。仁義正士之志也。殺一無罪四

句是汎說。居惡在四句正說其尚志處。大人之事備矣。不是備他日大人之事。備具備也。卽萬物皆備於我之備。裁成輔相。左右民物。原無窮達之異。士今日日懷抱。卽今日之大人。他日經綸。卽他日之大人。原無增減。此正孟子自占地步處。又云。一士耳。何以云殺無罪。處士橫議。率獸食人。一怒而諸侯懼。皆能殺人。孟子說居仁由義。正對此等人言。殺無罪。非有而取之。都在志上說。

仲子章

盧未人云。仲子無讓國實事。但以不食不居推之。而

知其必能爲此也。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不重矯名意讓國誠非小事。但以下文大倫對之。卽爲小耳。使大倫不虧則與三以天下讓。祿以天下弗顧何異。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一句讀。焉字只當一於字。注中多一罪字。

桃應章

此章譏駁孟子者紛紛。不知此特論聖人處變之心耳。其事之有無。所不論也。衛輒惟無此心。所以做得錯。朱子云。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有個變通出來。此方是天理。

人○情○之○志○若○合○下○無○如○此○的○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  
不○可○

自范章

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卽○在○衆○中○人○精○采○自○覺○不○同  
因○見○王○子○觸○發○起○來○故○詞○氣○反○覆○感○歎○若○此○語○語○歎  
王○子○實○語○語○歎○廣○居○也○非○是○因○王○子○始○悟○出○廣○居○來  
然○國○君○無○自○呼○門○之○理○呼○聲○未○詳○或○曰○怒○也○又○未○必

食而弗愛章

疑○問○云○上○節○恭○敬○是○下○節○實○字○下○節○恭○敬○是○上○節○幣



字。蔡虛齋云。君子不可虛拘。言君子不可得而虛拘也。非謂君子不可拘於此也。卽是君子自能去矣。

形色章

疑問云。不是形色。有天性在。形色就是天性。無能子云。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之火之在薪。薪非火不焚。火非薪不光。形體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朱子云。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如一顰一笑。皆有至理。○若只以聽視等爲色。則與告子生之謂性無異矣。筆乘云。李彥平云。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未到聖人地位則不可。蓋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

而我從之謂之踐。如不及其言而謂之踐言。不及其行而謂之踐行。目欲視吾不遏其視。耳欲聽吾不遏其聽。口欲味而不遏其味。鼻欲臭而不遏其臭。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而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若顏子則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戒之詞。此所以未達一間也。答問集云。實踐云者。謂行到底裏畢其能事。如天聰天明之盡。耳目方纔到家。動容周旋中禮。四體方纔到家。若稍稍勉而未能安守。而未能化。則耳必未盡天聰。目必未盡天明。四體動容未必盡能任天之便。不惟

有愧於天。實是有忝於人也。陳氏云。聖人盡性地位。方償得本來形色。學未至於聖人。則於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卽是空具此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曰。然後可以聖人。非能有加也。只不欠耳。測義云。踐形亦與盡性相通。固非聖人不足。以語此。然至於造化乾元之聖人。則六根可以互用。能目聽而耳視。又能視聽不用耳目。方是至聖踐形之極致。孔子能之。而能不爲幾於是矣。孟子智不及此。

短喪章

齊王無故而欲短天下之通喪。真不可解。或曰：蓋母喪也。古者父在爲母服。朞年。歷於父也。齊王無所歷而欲短。故孟子非之。其說似近。但古禮之廢久矣。觀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而百官父兄爭之力。則當日果有是事。未可知也。

### 五教章

君子之必以五者教人者何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君子一身。天下萬世之責歸焉。不如是何以曲成範圍而不遺。故曰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人也。玩所以二字。則因材而施。其機權全在教者。朱子云

艾。芟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此不必同時隔世亦是。

### 高美章

高美登天之疑。似偏指上達。孟子言上達不在下學之外。學者須知以下學爲下學。不是能者。若認下學之外。別有上達。亦不是能者。引而不發。非君子不欲發也。教有可授者。有欲授而不可得者。但能引之。豈能發之。雖欲發之。而躍如者已現前矣。○妙不容說。固是正解。但教者教者。亦有以是爲機權處。如康節學於李之才。請曰。願微露其端。毋竟其說。香巖并

馮山曰。只重他當初不與我說破。此正所謂能者從之也。中道而立。是躍如中。現出光景。猶曰。宛然在前。非非難非易之說也。能者從之。言無一人不可從也。正與丑問意相反。

以道章

說一殉字。見道與身生死相離不得。曰以道殉人。則失身可知。管云。道權統於天子。曰有道之天下。身之用舍聽於君。故曰以道殉身。道紀裂於諸侯。曰無道之天下。道之行藏決諸身故。曰以身殉道。

滕更章

疑問云。故非故舊之故。是故家故國之故。有二。只空說。五挾中。他有兩件。最爲圓妙。注太億逆矣。

不可已章

疑門云。人該做的。決已不得。該厚的。決薄不得。該從容做的。決性急不得。此三者皆說人情所必至者。以示戒。非過不及之說。

於物章

舊說精當。有言一正一反者。非也。

知者章

淮海近語云。無不知。無不愛。仁智之全體也。急先務。

急親賢。所以善用其仁智也。

梁惠王章

仁者發源是愛。自然能及其所不愛。不仁者發源是不愛。自然不暇顧其所愛。張南軒云。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疑問云。所不愛所愛。只以土地對子弟說。注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便不痛切。自此以下四章大抵爲時君好戰而發。

春秋章

疑問云。一部春秋。孟子只以無義戰三字斷之。征者上伐下也。一句是斷案的律令。纔說戰。便是敵國相



征了。將天子放在何處。故曰春秋無義戰。

盡信書章

戰國殺機方熾。恐人主不察其本。而執古人之書。以爲左券。禍益不小。故執以爲無以破之。此救時之言也。其實緩厥士女。與血流漂杵。俱是實錄。大全問血流漂杵。乃前徒倒戈之所爲。荀子以爲殺之者皆商人也。非周人也。而孟不信何哉。朱子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爲孟子設爲是言。蓋得其微旨。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善陳章

陳法起於軒轅之七十二戰。戰法起於太公之三畧六韜。卽湯武之行師。何嘗廢五步六步。五伐六伐。乃止齊焉之法哉。第所恃在仁。不在此耳。戰國全不行仁。而君臣徒日講於戰陳。故孟子揭其本以曉之。若云立國於七雄之世。而可以棄戰陳於不事。孟子必不如是之迂。

梓匠章

巧不在於規矩之外。而規矩非巧也。能者是巧。不能者是規矩而已矣。

飯煥章

自旁人見他由極窮至極達故說他如此舜不知也。始終一舜而已。若將終身焉。若固有之最善形容。大舜心事。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孟子一生學力。自負處。此章與論禹稷顏子章俱隱隱欲露。

殺人章

人君養全仁心。自不須論到報復。上戰國之君。難與言此。不得已而以禍福之理懼之。詞氣俱已。事之詞。

爲闕章

世之敝也。往往借古人之美意而行今人之厲政。衰世之法莫不如此。不獨一關也。

戰國七雄並列。此疆彼場。關吏借口奸宄之往來。以肆其虐。其暴當不止征其貨已也。故其時以爲厲政而思去之。若後世四海一家之天下。利不在農而在商。不征商何以輕農稅。不重農何以固邦本。迂儒無泥其言。爲俊傑笑。

不行道章

朱子語類問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否。曰然。

周於利章

周是件件皆到事事皆精之謂。若有一毫未備。則不可謂之周矣。邪世不能亂。如孔子之在春秋。孟子之在戰國。方是。

好名章

爭讓未必至此。特舉其極以形容耳。須知此人是貪利之尤。連好名亦未曾真。所以檢點不到處。便露出來。若一味好名的人。亦未必如此。觀陳仲子可見。

仁賢章

三段文雖平。而以仁賢爲本。信字又仁賢之本。有而

不信猶之乎無耳。

不仁得國章

七國之君如齊之田氏。晉之韓魏趙。皆以不仁得國。而又欲以不仁得天下者。孟子因其有欲取天下之志而進之以仁。因爲之說曰。國或可以不仁得也。天下不可以不仁得也。此一時之言耳。要而論之不仁。可以得國。亦可以得天下。如秦魏晉五代之君是也。但以不仁得者。亦以不仁失之耳。

民爲貴章

大學衍義云。君者神人之主。君爲貴。社稷次之。民又

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哉。戰國之君視民如草芥。不知廢興存亡皆此焉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於社稷。其敢以君之貴而嫚其民乎。疑問云。丘民三節。是總發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意。非各爲分釋。若作各一節。各釋一句。意便散緩。不得立言之意矣。

百世師章

朱子云。孟子願學孔子者也。此乃以百世之師歸。惠而孔子反不與焉。何耶。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

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胡氏云四時之風

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混然無迹矣。○愚謂二說皆有意然不得孟子言外之旨。孟子贊在夷惠意在仲尼也。聖之偏者猶為百世師則進乎此者其為萬世師無疑矣。復曰而况於親炙之者乎。猶自恨私淑於五世之內而不得與三千七十之列感歎之旨深且長矣。

仁也者章

朱子云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便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初問云合也者



不相離也。非分而言之。合而言之。謂若把分合來說。則稟受之初。此仁已着在人身上了。何嘗不合。卽不相離便是合。不必謂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程子云。何謂合而言之道也。合言則仁也。人。也。之名。泯而道之名見矣。

厄於陳蔡章

疑問云。孟子此言。其在去齊梁之際乎。

貉稽章

疑問云。有分辨曰。理好。歹無分辨。妄加訾議。是謂不理於口。士憎茲多口。士爲世所憎。茲不免多口耳。孔

子之愠於群小。文王之不殄厥愠。正見士之爲世。曾處理作賴字解。憎作增字解。不敢謂是。

### 昭昭章

昭昭使昭昭。本躬行也。昏昏使昭昭。徒有格套而已。

### 山徑章

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字字有意。須說得極危。慄方是。只在山徑上翻出精神。末句一點便破。方是題神。管云玩茅塞句。則知高子之心。亦曾識過仁體。知有日月至之光景者。特緝熙之功不繼。近於齊王之一暴十寒耳。今學者習於口耳。

四書言義  
尚未知茅塞之所。若之何。

禹之聲章

論樂者會其性情。本其功德。又諒其時勢。然後可以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豈區區在於一器之末乎。高子之問。至爲淺陋。故孟子不與深言。但卽其說以解之。筆乘云。追蠡謂禹之樂用之者多。凡槌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非如注旋蟲之說。亦非獨指鐘也。有辨甚詳。文多不錄。疑問云。破門之軌。只應以追蠡一句見禹之追蠡。以時久非用多也。此章終有疑義。

齊餓章

君子視人餓由已。豈恤一笑而不言。第言之有益。則為善救。言之無益。則非善息。馮婦後番之攘臂。不知果能博虎否。孟子之意正如此。此必將去齊時事。蓋久而禮衰矣。陳臻詞氣亦未嘗要孟子必請。

口味章

從先維俗議云。子思卽以天命為性。而孟子分說之。於聲色臭味之人欲。則曰性也有命焉。於仁義禮智之天理。則曰命也有性焉。二義甚精。可謂發子思之未發。近儒頗多巧解。畢竟當以朱訓為正。但其提點。

性。命。二。字。尚。欠。醒。耳。試。剖。之。凡。言。性。者。性。諸。人。而。天。不。能。奪。之。謂。也。凡。言。命。者。命。諸。天。而。人。不。能。奪。之。謂。也。口。之。於。味。以。及。四。肢。於。安。佚。此。正。與。生。俱。生。之。性。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也。天。能。奪。諸。然。此。性。原。有。天。然。之。節。限。一。毫。不。可。撓。越。卽。謂。之。命。告。子。乃。曰。食。色。性。也。正。是。見。性。不。見。命。孟。子。則。以。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也。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何。以。不。謂。之。性。謂。君。子。性。仁。義。而。不。性。食。色。也。食。色。旣。不。謂。性。則。昏。明。強。弱。之。性。君。子。亦。不。謂。性。可。知。已。仁。之。於。父。子。以。及。聖。人。之。於。天。道。此。正。維。皇。降。衷。之。命。所。謂。雖。下。愚。

不能無道心也。人能奪諸。然此命又是本然之生理。一毫不待安排。卽謂之性。告子乃曰義外也。非內也。正是見命不見性。孟子則以爲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何以不謂之命。謂君子不命仁義禮智於天。而根仁義禮智於心也。天道尚不謂命。則壽夭窮通之命。君子亦不謂命可知已。二義正與子思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相通。必非告子所及。小心齋劄記云。孟子性命二條。其指甚精。當與盡心章參看。何者。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爲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日性也有。

命。焉。是。直。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  
來。脈。極。其。玄。遠。如。此。不。得。丟。却。源。頭。認。形。骸。為。塊。然。  
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仁。義。禮。智。天。道。人。見。以。  
為。來。自。於。穆。窈。然。而。不。測。今。曰。命。也。有。性。焉。是。直。反。  
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脈。極。其。切。  
近。如。此。不。得。丟。却。見。在。認。於。穆。為。窈。然。之。物。也。故。曰。  
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嗚。呼。微。哉。二。  
條。唯。命。字。較。注。稍。精。言。之。理。則。一。也。大。全。朱。子。亦。有。  
其。說。

善信章

原旨云、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爲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爲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乎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耳。刪正云、善卽性善之善。自此至聖神皆不離此。故張子曰。可欲之謂善。聖人之事備焉。以此起頭。卽以此結果。袁七澤云。若論本地風光。實泊然無可欲也。非已可有也。本虛而無所謂實也。無所謂光輝也。故必化之而後入聖。化者若冰雪之消化也。至此始能了悟本地矣。然曰化之則尚有能化所化在也。至於聖而不可知。則融其悟境亡其了心。無能化亦無所化。非



惟人不能知。卽已亦不能自知。與日用不知的百姓一樣。方謂之神。大全或問有諸已。是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欲他。說恐未安。朱子曰。此便是他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朱子云。充實之謂美。謂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有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也。程子云。以瓦鑠積之。雖如丘山。無由有光輝。若積珠玉。小積卽有小光輝。大積卽有大光輝。今善則珠玉也。故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又云大而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

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高中玄云。湯武皆聖人也。可謂神乎。堯舜孔子亦皆聖人也。可不謂神乎。是聖人之上。固自有一等神人也。若聖神果是一等。則孟子亦不該言四之下矣。尤西川云。聖如明珠。神如明珠。却又走盤。如夷惠清和。便可知孔子聖之時。便不可知。又孔子亦言窮神知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聖神果是兩等。管云。此見孟子之卑。以自牧處。亦其人。孔室之未深處。孔子之望窮神知化也。但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曰未。曰或。則但隱示欲從末由之意。而

非謂全不可知也。今直以聖而不可知之爲言。豈非全退處於可聖不可及之地哉。此見孟子充無穿窬之心。一毫不自欺處。亦皆自道語耳。

逃墨章

孟子曰。逃墨二句。一申說到歸儒上。曰歸如遊蕩的歸家一般。原是我家人。如何得不受。曰斯者有來卽受也。曰而已矣者。受之之外。無他說也。末節正是不能歸斯受而已矣者。○測義云。宋儒每以墨氏近仁。楊氏近義爲攻具。皆影響之窺耳。孟子特以無父無君。究楊墨之必至。非謂墨偏於仁。楊偏於義也。楊墨

皆求仁者。而所宗不同。墨翟宗禹之胼手胝足。以利天下。非教人不孝於親。而未免以天下儉其親。此得仁人之用。而荒其體者也。何以起歸楊之心。蓋自反有不安處。彼其從利天下求仁。豈淵泉時出之仁哉。故逃則必歸楊。楊朱宗老氏之無爲無欲。而民自正。非教人不忠於君。而未免以治身治心之嚴。後其君。此得仁人之體。而踈其用者也。何以起歸儒之念。蓋自反有未至處。彼其從自檢上務仁。亦豈克己復禮之仁哉。故逃則必歸儒。儒者之體用何在。曰天下一人仁者之體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

之用也。大而化之則爲聖。聖而不可知則爲神。此孟子之願學孔子以立儒極者。

布縷章

可見惠民不必罷征。而殃民不必橫斂。只一緩急之間。而死生相關如此。可不慎哉。

寶三章

此皆有感之言。

益成括章

才不害事也。有之則爲害矣。况所有者又小才乎。故足以殺身。講錄云。才不論大小。都不可使如東坡。

亦是個大才的。却每每露才取忌。非神宗優容。則怨  
望諸詩亦幾不免矣。郭公甫詩云。莫向沙邊弄月月。  
夜深無數采珠人。吁可畏哉。筆乘云。虞君亦嘗規  
盆成括云。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括不悟以小有  
才見殺。色衰而愛弛矣。

### 業履章

或人竊履之疑。到底未釋。注言自悟其失。非也。往  
來只當去來二字看。七篇皆孟子所自作。何爲記  
此。疑當時門人中。或有中畔而去。雖孟子不能保其  
往者。故存館人之言。以寓意乎。

言近章

原旨云如告子公孫龍輩則言近而指不遠失之淺陋如莊列之徒則指遠而道不存失之荒唐皆非善言也楊朱之爲我則守約而施不博是爲無用墨子之兼愛則施博而守不約是爲無體皆非善道也惟聖賢大學之道其旨遠其詞文其守約其施博則非異端所能及矣牛春宇云修其身而天下平卽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也功夫只在修身萬事萬化皆由此出俱便都理了故天下自平不是修身了方可去平天下也

堯舜章

講錄云首條言堯舜湯武性反之不同。下二條汎論性反之善。不就堯舜湯武說。然堯舜所以爲堯舜。湯武所以爲湯武。亦不外是矣。疑問云。此言堯舜湯武始別而歸同。見人不可不盡其性。意性是人所同有的。少有損壞。便不是性。然却可修而復之。修而復之。亦性也。故湯武與堯舜並稱。動容周旋中禮。非禮在。而聖人中之也。聖人舉動處。便是禮。卽由仁義行意。所以說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爲生。自是所性之痛悼。經德不回。非干祿。自是所性之蹈履。言語必宿。



非正行。自是所性之誠實。是皆所謂性者事。行法俟命。法字卽性之理。凡天理所當爲的端端正正。有個規矩準繩。在於此一毫不放過。終其身行之。而此外絕不計較。是所謂順受其正者。是所以立命者。反之之後。亦何以異於性之者哉。朱公遷云。前章身之兼用功而言。反之舉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講錄云。動容周旋。重周旋二字。動容的一同轉處。乃至小而易忽者。此處且中禮大處。便不消說。疑問云。正行之正。與勿正勿忘之正同。

說大人章

今人非是畏大人。直是畏其宮室等之巍巍耳。孟子非是藐大人。亦是藐其宮室等之巍巍耳。牛春宇云。古之制制字。卽如行法法字。古來道理。便有個當然之則。不可踰越妄爲處。所謂制也。在我者古之制也。孟子之所挾以藐大人者。也。若使中無抱負。而故作偃蹇於王公之前者。此又孟子之所羞也。

養心章

尚友軒臆言云。從自性上流便是理。不從自性上流出。便是欲。孟子所謂寡欲。非是不能盡之而姑少之。當好則好。當惡則惡。日用流行。莫非天命之性。能此

便是無欲。便是聖人。不明寡欲之說。若爲多欲者。調  
停目中。固着一塵不得。寡不是去了七分。尚留三  
分之謂。凡欲念有起。則覺有覺。卽除。件件攝情歸性。  
是之謂寡。但不能保其不起。故不言無。而言寡耳。  
心做得主是存。做不得主是不存。疑問云。孟子說  
寡欲。周子說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將無同乎。曰。此先  
要辨一欲字。孟子所謂欲。聲色臭味之欲。聖賢所不  
能無也。故只說個寡字。周子所謂欲。私欲之欲。人心  
之所不可有也。故說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究竟來。寡  
得聲色臭味之欲。道心常主於內。不失靈明之本體。

卽謂之無欲可也。

羊棗章

通章重不忍二字。

不忍章

人才說仁義。便以爲難事。不知不忍不爲。人皆有之。患不能達耳。由所不忍。達之於所忍。非仁而何。由所不爲。達之於所爲。非義而何。此是指出體段以示人。下是教人實下手去做耳。達與充何別。自其端緒之引伸曰達。自其分量之滿足曰充。達方可充。不充亦不謂之達。丈夫只是一件。無欲害人穿窬。是不

恐不爲之最明白者。但微而至於受爾女之實。又忽而至於言不言。與之實非兩體。不窮至此。則穿窬之心。終是未盡。豈曰能充。人爾女所加而赧然其不欲受者。猶爾女之名也。就此不欲受之一念。而直搜去其爾女之根。使人終不得以爾女加我。所謂充無受爾女之實也。若止是一現。卽過。豈是充義之學乎。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此亦尋常易犯之事耳。非有意以餽人也。然雖不與餽人者同其精神而已。與餽人者同其象貌。此亦機械之未盡。默種於八識田中。而不自知者。不搜剔至此。亦何以爲充類。

至義之盡。故各下是以二字。亦非直指其餽人也。舊說作直指。則叙在無受爾女之後。似反粗矣。曰是皆亦舉此以槩其凡耳。

測義云。凡害人者。多根於利。凡穿窬者。多根於名。雖有好仁之士。利根未盡。難保無毀。一不辜而得天下之事也。雖有好義之士。名根未盡。難保無素隱行怪。而述後世之事也。人心惟危。可畏哉。

在陳章

道統之傳止有。中卽章末所謂經也。中道之絕續。辨於真似。孔子之思狂狷。思其真也。惡鄉愿。惡其似。

也。孟子拈出反經而已矣。可謂得中之嫡派。刪正云。不忘其初。不是不能改其舊。初是最先第一念。狂者不樂世情。不鑿本性。是是非非。一毫不從轉換。故能不忘其初心。曰古之人。古之人是形容其嚶嚶然處也。所謂前無古人也。若云企慕古人。亦何以稱狂者。刪正云。夷考其行。夷字嚶嚶生來言其志何等高大。而平平稽考其行。終不能踐其言也。焚書云。不揜者不遮揜以自蓋也。非行不揜言之謂也。鄉愿是一人不敢得罪者。如何却又譏狂狷。狂狷流俗污世之所不滿也。鄉愿亦從而不足之。孟子正

從他媚世心腸中描出。龍谿云：鄉愿一生幹當，分明學聖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污是學聖人之包荒。謂之似者，無得於心，惟以求媚於世。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與聖人用心不同。若矯情飾偽，人面前忠信廉潔，在妻子面前有些敗缺，便得以非而刺矣。謂之同流，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謂之合污，不與世相離，合之而已。若自己有所汚染，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聖人在世，善者好之，不善者必惡之。鄉愿之爲人，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同流合污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美無滲漏。



疑問云善斯可矣。是鄉愿的肺肝。闐然媚於世。是鄉愿的影子。從先議云孔子自言志在春秋。蓋以誅亂賊以定萬古之綱常也。然亦不聞顯言誅之。御於鄉愿有顯誅曰德之賊也。何故誅鄉愿。正所誅亂賊也。凡亂賊之得行其志者。不自帶鄉愿之標。則必有爲鄉愿者輔之。田常不以厚施得民。豈能篡齊。三晉不以好賢禮士收人望。豈能分晉。故曰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鄉愿竊仁義之尤者也。其流不至盜國不已。欲斬亂賊之根。先自誅鄉愿始。至於亂賊已成。則無所容其誅矣。而春秋之所以養成

鄉愿則有本。成周以鄉舉里選取士。春秋時三物之教雖衰。士猶從鄉評中出。非一鄉稱愿之人。不足動國君大夫。此修鄉愿之流所以盛也。又云孟子言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則仕途果有若人。遂足塞官之口乎。曰天下之耳目廣矣。豈盡瞞得。古聞有鄉愿。不聞有國愿。天下愿也。以鄉黨中闒然媚世之夫。授之以天下。越夫任。手足必露矣。測義云。人品惟中行爲上格。次狂。次狃。次謹。厚。謹厚之不傷本色者。爲鄉黨自好之士。加以闒然媚世之潤色。所謂鄉愿也。又有所謂反中庸之小人者。近何品。遠何品。與

鄉愿執賢。曰鄉愿似中行。亦似狷而遠於狂。本相盡  
掩却。不似小人之無忌憚者。反中庸之小人。似時中  
又似狂而遠於狷。本相猶存。却不似鄉愿之闕然姑  
世者。鄉愿但曰德之賊。似猶不以中庸之名歸之。無  
忌憚之小人。被以中庸之名。其曰反中庸云者。謂其  
亦自成一中庸。但與君子之中庸相反也。則亦賊德  
之別稱也。鄉愿有忠信廉潔之似。而用之以媚世。其  
格局尚小。小人有時中之似。而駕之以應世。其格局  
已大。然則天下有為亂臣賊子之羽翼者。必鄉愿有  
為亂臣賊子之渠魁者。必無忌憚之小人也。鄉愿

之病根。在二似字。則反經者何。反其爲真。忠信真廉潔而已矣。管云。反經不發於無父無君之楊墨。而發於鄉愿者何也。曰。孟子之爲世教慮遠矣。一則爲楊墨之反經淺。而鄉愿之反經深。一爲楊墨之歸儒易。而鄉愿之歸儒難也。此處須用三思。

由堯舜章

通章之字指何物。卽上章所謂中道也。經也。此孟子終七篇繼往聖開來學之意。此自孟子自在見知話。然所望於聞知者。實深守先王之道。以俟後之學者。此章可見。前三節六若字。俱有情。所以起末節。

以自况也。子子直以其身上接於禹。伊萊。而推倒聖門高賢。如顏曾革。皆不得與於見知之列。是何智懷。是何眼界。但其意任而詞謙。講然而無有乎爾。勿露。自負意於言外見之。

一說此非論道統也。統叙聖道之有人知。而憂後世之無人知也。通章重一知字。此知。亘天地而不滅。無其人。靚面不解也。有其人。千古猶知也。是以禹皋尹萊。望散。更數千百年而知。湯文孔子。更數千百年而知。其知也。知堯舜之道也。而非起知於堯舜諸人也。自見自性。卽堯舜以來之道也。如謂知在見聞。是豈

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又謂聞知必由於見知。則堯舜諸人之遺經具在。何不師數聖人而師見知輩。禹皋諸人。又何以不能傳朱均桀紂。而必待五百年後之聞知哉。彼堯舜以前見聞所不得至者。益難通矣。曰如是。孟子既以見知自任矣。何以又曰然而無有乎爾。曰此孟子謙詞也。若曰居與世如此其近也。而知之者無有也。則五百年後其知之者。益未可知也。慨然嘆息。屬望後世有能知之者。堯舜孔子至今在也。後儒創爲道統之說。謬矣。

四書說叢

四書說叢卷十七終